



EN

思索死刑

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

〔法〕加缪 著

石武耕 译 吴坤墟 校阅

JALOUSIE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思索死刑

RÉFLEXIONS SUR LA GUILLOTINE

〔法〕加缪 著

石武耕 译 吴坤墉 校阅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索死刑/(法)加缪著;石武耕译;吴坤墉校阅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8.5

ISBN 978-7-301-29259-4

I. ①思… II. ①加… ②石… III. ①死刑—研究
IV. ①D914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33790 号

本书译稿由无境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。

- 书 名** 思索死刑
SISUO SIXING
- 著作责任者** [法]加缪 著 石武耕 译
吴坤墉 校阅
- 责任编辑** 白丽丽
- 标准书号** ISBN 978-7-301-29259-4
- 出版发行** 北京大学出版社
- 地 址**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- 网 址** <http://www.pup.cn>
- 电子信箱** law@pup.pku.edu.cn
- 新浪微博** @北京大学出版社 @北大出版社法律图书
- 电 话**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编辑部 62752027
- 印 刷 者**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- 经 销 者** 新华书店
880 毫米×1230 毫米 A5 3.5 印张 46 千字
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- 定 价** 32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部联系,电话:010-62756370

在找到自己的答案之前， 我想先看看人家的

(代译序)

一、 议题

我记得你那天的表情。我告诉你，我刚接的工作，是翻译一本加缪的书，你以为是小说之类的，我就大略跟你解释了一下，这其实是一篇关于废除死刑的文章。然后你安静了几秒没接话。

你的疑虑溢于言表。在你印象中，没听过我主动对这个议题发表意见。但是我却没头没脑地，就要帮

别人去做他们的运动。你不明白我在想什么。

而我明白的是，我想多接触一些说法，就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一切也不太明白。

我知道有些人受到冤枉。我知道世界上有些人是人渣。我知道报复不能修复损害。我知道受伤的人的确会悲痛会渴求报复。我知道我害怕行使暴力手段的政府。我知道我希望政府能替我们除去祸害。我知道有些案子疑云重重。我知道有些案子罪证确凿。许多片段的知道，堆砌起来，却变得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不敢说我的意见，是因为我说不出一整套有头有尾、能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的意见。那么，就不要管它了，不好吗？如果是别的问题，类似相机要买佳能（Canon）还是尼康（Nikon）、大衣该选黑色还是海军蓝之类的问题，也许是无所谓的吧。没意见就没意见，把争辩的工作留给那些有热情与知识的专家，其实也不太要紧。问题是，一旦事涉生死，就容不得我们这样逃避了。因为我们都会在面临危险时感到自

己对死亡的恐惧，都会在受到伤害时希望别人去死；因为我们都会自问，哪个才是我自己，或是我要选择什么样的自己。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想怎么过完往后的人生、想要生存在什么样的社会。

虽然我们，我猜你也跟我一样，对于这个烦人的问题暂时还给出不了那么确定的答案——我们这样才比较像正常人，不是吗——但是，确实也有些人，不但确信自己找到的答案，还很积极地想要说服别人接受他们的答案。

其中一位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，阿尔贝·加缪。

二、作者

我知道你读过他的《异乡人》。那本篇幅简短、语句明白、场景具象的小说，可惜没什么“剧情”。他写的其他的东西，你稍微翻过，但也不是很有兴趣。

不过，他这个人，你说不定会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可能比他的作品还戏剧些。

你可以先试着搜索一下，关键字“加缪”或“Camus”。你首先会读到：他是法国作家，拿过诺贝尔奖，小说、剧本、随笔、社论都在写。他亲身投入抵抗纳粹的地下组织。然后，你会在图片那边看到一位长脸型男或叼烟、或微笑、或思索的照片。所以，这个人兼具了才华、豪迈与俊美（所以，不让人意外地，他女朋友也很多。人帅真好）。听起来好讨厌，不是吗？后来他还真的英年早逝了。

但他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天之骄子。他的出生地不是巴黎，而是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康士坦丁，从法国内地看来偏远到不能再偏远的偏乡。他在那里成长，直到大学毕业。他的家族是19世纪就响应政府号召，前往阿尔及利亚“开垦”的那一批法国移民，但他们家并不是什么养尊处优、居高临下的殖民者，用我们现在的的话来说，他们不是那种天龙人。他们是住在贫

民社区的那种劳工阶级，虽然是白人，却是白人当中的底层。当时的阿尔及利亚理论上是“法国内地的一部分”，但是你不难想见，对于阿拉伯人的同化政策其实从未落实：虽然你跟你的“邻人”在同一个空间生长，但你们却过着不同的生活；你相信这里就是你的家乡，你的邻人看你却始终还是“外来者”。时至今日，在世界上的某些角落，我们似乎也见过这样的情境。

他一岁的时候，爸爸就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。他对爸爸仅有的印象，就是你随后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会读到的“爸爸去看砍头”的故事；其实他在《异乡人》以及还没写完的《第一人》中也都用过这个桥段。或许，这段既模糊又明确、既近身又遥远的经验，逐渐形成了他对死刑的反感。不识字的寡母与外婆把小加缪拉扯大；原本，他外婆是希望他小学毕业就去干活的。多亏了小学老师坚持：“你家小阿尔贝（Albert）有天分，不念书可惜啊”，还帮他找奖学金，才让他上了中学，进而半工半读念完了大学。

他的写作生涯是从新闻工作开始的。25岁那年，加缪成为了《阿尔及尔共和报》（*Alger Républicain*）的记者，主跑政治、司法、社会线，同时身兼副主笔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身在法国内地的他又投入了地下抗战报纸《战斗报》（*Combat*）的工作。这些经验让他看到更多社会百态：在报道工作上，他见到的是罪犯的面目以及法庭的实况。在抵抗运动上，与纳粹的战斗，让他体会到：将集体理想置于个人尊严之上，可以造成多大的灾难。

他一直自我认定是地中海的阳光男儿。不像那些巴黎的文人，他不会堆积华丽的辞藻、言必引经据典。他更像尼采，喜欢直指人心。他在小说、剧本、随笔等作品中一再传达的两个核心观念也不难懂，你可能也听过，就是“荒谬”与“叛逆”。不过他赋予这些关键词的含义跟平常的用法不太一样，要注意一下就是了。

这两个概念其实是扣连的。他认为，这个世界的

问题在于“荒谬”，而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“叛逆”。大家都活得很无奈、很莫名其妙，无论你是不是努力付出、行善积德，到头来都会死，大家都不想死但是还是得死，死了好像就什么都不剩了。他想要知道他的生命或是这个世界的意义是什么。可是他倒霉、凄惨的地方就在这里。要么，他找不到意义；要么，找到的意义很扯淡。以前，我们还能期盼神会来救我们，可是现在也没有神可以相信了。无情的时间，摧毁、抹消了我们珍惜的一切。人生到头来什么都不剩，做什么努力都是徒劳无功；就像西西弗斯，永远在推他那块烂石头。这就是“荒谬”。

一般人想到这里大概就灰心了，搞不好都去心理咨询师那里挂号了。但加缪却没有因此变得颓丧、苟且或虚无。对于荒谬的宿命，他提出的对策说来一点也不复杂：就算生命没有现成的意义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勇敢面对这个事实，并活出自己界定的意义。我们不但不必放弃思考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还可以有所行动，由此创造、展现自己的价值与尊严。就算没有结

果，也不要放弃过程；即使没有永恒，至少还有当下。就像安西教练*说的，如果现在放弃，比赛就真的结束了。这样一来，你问心无愧、勇者无惧，就获得自由了。这就是加缪的“叛逆”。

因此，他“叛逆”的对象正是看似无可抗拒的“荒谬”。他的反叛不但没有那种目空一切的破坏性，反而有一种坚定的信念、一种积极的热情。不过，因为叛逆的终极目的是维护意义与尊严，所以必须记住：就算是为了良善的、正当的目的，也不能采取邪恶的、不正当的手段。坏事就是坏事，不管你有多好的理由，坏事就是坏事。要自我要求，时刻保持心智的清明，克制自己的冲动，记住对于原则的坚持。要顺应良心，即知即行，明知不可而为之。

依照他的观念，如果他觉得做什么事是对的，那就应该立刻起而行之，做点什么。于是他做了。

* 动漫《灌篮高手》中的主要人物。——编注

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。

三、 阅读

现在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他的这篇文字了。

坦白说，我第一次读到这篇稿子时，我虽然能够理解他部分的论点，但在更多的地方，我却感到一种距离，甚至有些排斥与厌烦。或许是因为，他的立场太坚定了、语调太自信了。这本书的主题是死刑，立场是反对死刑。目的则是说服像你、我、你我的亲友这种热情没他那么深、立场也没他那么坚定的平凡读者。

但是加缪自己也不是没有动摇过。他有许多投入地下抵抗运动的朋友都死在通敌政府与德国人手上，因此二战胜利、法国展开肃清时，他也一度支持死刑，主张对那些人进行“严厉的报复”。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要仇人偿命的念头，并回归到他的原初主

张：反对一切死刑。1957年，他写出了这篇《思索死刑》，自此成为废死运动的代表性文献。因为要说服的对象是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读者，加缪列举了许多当年的时事作为例证，也提及许多当时的法国社会人所共知的常识。对21世纪的我们来说，这些掌故可能让这本书略显晦涩，但是作者意图传达的，其实只是一些并不复杂的论点。

所有反对死刑的论述都会提及“误判的可能性”，加缪的这篇文章也不例外。无论是死刑的支持者或反对者，对于“须避免司法错误、有冤案疑虑者不该判处死刑”这项观念，通常是一致认可、没有疑义的，差别只在于用什么手段来避免冤案。这是比较容易获得共识的部分。

双方争执的焦点，往往是另一个更有道德色彩的问题：为什么连那些摆明有罪的犯人都不能杀呢？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，大家常常会认为，连罪证确凿的恶徒都不杀，想必是因为要“原谅、宽容那些坏人”，

要“维护罪犯的权利”。

但是加缪反对死刑的理由，至少照他自己的说法，完全不是如此。相反地，他极力跟这种论点划清界线：“我不是那种人道主义者”。换句话说，他在感性上并不同情、也不原谅那些恶徒。照他的说法，他反对死刑，是出于功利的考虑：饶“他们”不死不是为了他们，而是为了“我们”。他认为死刑不但没有正面功能，还会对人类社会造成负面影响。

所谓的正面功能，就是威慑力；加缪要证明的就是，这种正面效应并不存在。我们希望死刑能够发挥的作用，也就是威慑潜在犯罪，其实根本没用。因为“考虑到刑罚而放弃犯罪”本身就是种理智的认识，但是这对于常业犯罪没有用，因为他们的理智已经认定这种风险是可接受的；对于冲动犯罪也没有用，因为他们犯案时本来就是失去理智的。

你也许会认为，他们是本质上的突变、不良品，只是几率极低的例外；他们是禽兽、是怪物、是跟

“我们”全然不同的“东西”。但是，会这样想的你，其实是个幸运的人，因为你的生命未曾落入低谷。只是，加缪想告诉你的是，生命的境遇是说不准的：也许，平日的我们相当满意于自己的神志清明、温柔体贴，但若是某天，我们真的尝到了剧痛；当我们遭遇了心碎或绝望，被漆黑又炙热的愤怒包裹，陷入无底的自我憎恨，我们才发现，这些理智、良善竟能这样消散得无影无踪；我们的脑海中冒出莫名的、源源不绝的恶念，那样鲜明的残忍画面甚至吓坏了我们自己。即使我们用意志把它们压抑、浇熄了，我们也从此知道了，那些人在做出那些事的当口，只是顺从了心中涌现的这种冲动。我们才发现，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原来这也是人性的一种样态：我真的跟“他们”是同一种生物。“他们”可能随时随地出现在我们周遭。

当然，生物冲动永远不能当作免除责任的借口。但是，“责任”，无论是道德上的还是法律上的，是另一个问题。加缪在这里要说的是，“人就是会变

成这样，事情就是会这样发生”。所以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警惕效应，在加缪看来，其实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象：死刑没有威慑功能，只是我们希望它有。

在论证了死刑并无正面效应之后，加缪要谈的便是死刑带来的负面影响。他认为，死刑体现并且深化了我们（人类全体）的精神以及文明的黑暗面，因此，死刑是有害的。

你会发现，加缪很强调克制冲动的重要。他认为，我们要诚实面对人性的弱点，包括你我在内的人类共同拥有的残忍、嗜杀、冲动等野蛮的、动物性的本能，如此才能防止自己被这些本能淹没，而落入黑暗的谷底。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因死刑而起的杀戮想象：想到他们被砍头（或是枪毙、吊死）就让人觉得很爽快，而且，因为那是坏人，所以我们不会良心不安。但是加缪认为，我们要提防的正是这种爽快。因此，反对死刑则是为了保护身为公民

的“我们自己”，为了不让我们堕落成像“他们”一样的人。他先论证，死刑并没有遏止犯罪的效应。既然如此，如果这种做法并不合乎理性与效益，那么我们杀人就只是出于仇恨与报复而已，这样的“我们”就变成了像“他们”一样，被激烈的冲动压倒理智、破坏原则的人。

也有些时候，我们支持死刑的理由并不是那么情感式的，而是更偏向理念式：我们会说，实施死刑，是为了维持治安才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，而且我们执行死刑的方式专业而人道。所以，他花费那么多篇幅去表达死刑过程的血腥、粗鄙与残忍，并不是为了显示死刑犯很可怜，而是要读者正视“我们做了什么事”。时至今日，执行死刑的手段或许已经有所改变，但是“国家杀人”的本质是不变的：对于身为公民的“我们”来说，正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，我们的法令是由我们选出的民代制定的，所以国家的行动是我们授意、授权进行的。国家的行动就是我们的行动。我们在杀人。